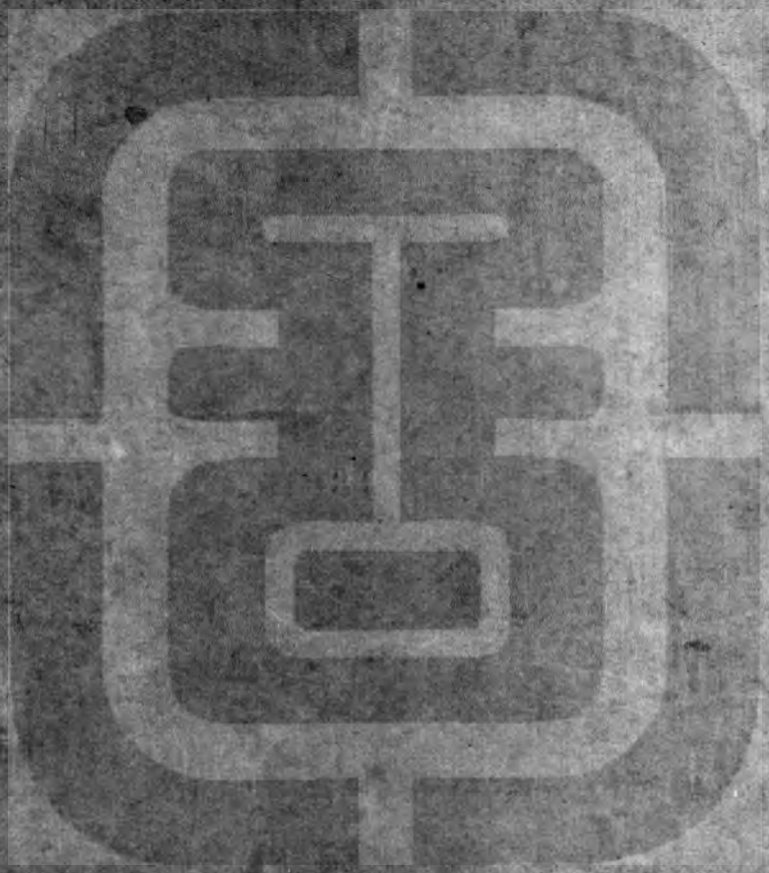


卷十六



唐代銓選何
以不載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六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朱傲子美父訂

海昌門人郭維城亞禱父較

銓選篇

帝王銓選

自古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黜陟為政治之首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所以致太平而發頌聲

也。故四子列於唐典。九官命於虞廷。而萬世建官蒞事之統具是矣。當其時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咸服在列。中外有統。而天工寅亮。未始聞其更禹而明刑。易臯陶而治水。遷稷而典禮。易夔而敷教。蓋各名一官。各辨一職。以盡其才。而世守其業。故上不致枉其才。而下亦不致負其職。用之者惟知明目達聰。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位之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究積之成否。而不以事之勞逸爲美惡。乃咎繇知人。

官人之謨。則又盡性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而三德六德所由宣。嚴於邦家。翁受敷施所由贊。襄於有位。豈非任官之極軌哉。嗣是自夏而商。迄於成周。莫不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而禹以之籲俊。則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而官與人相得。君道從此而昭明。湯以之不釐。則用三有宅。克卽宅。稱三有俊。克卽俊。而實與名相符。功德從此而懋著。文以之敬事。則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而罔攸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此所克宅厥心。以克立茲常事。

司牧之人而克俊有德也。武王承之則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厥義德不敢替，厥容德率謀從而所以立政，惟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而已。於是近而侍御內而都邑外，而侯甸遠而夷微盧烝，皆得其人。周道所以日隆也。迨周公相成王，董正治官立六典，建三百六十屬，悉統於太宰，而以馭群臣，則有八柄：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與，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作勸勉，則有六敘。

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當其時教敷於司徒，士造於樂正，官辨於司馬，版掌於司士，其始也。掄材度德，不遽進也。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而官方無僥倖之徑，其既也。謹法馭柄，不苟容也。司士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

詔事以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而朝廷鮮冒濫之失。至於小宰則月終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大宰則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致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天子則又以三年大計百官府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故其時官得其人。能稱其職。士不得懷餘力於心。進亦不負兼官之責於君。故衆正效能而萬幾理。群賢豫附而泰階平。胥是道也。及周之衰。用人不令而政亂。小人各援其親黨。以相左右。而君子遐棄。甚者役使不均。譖毀交起。攘權勢。

者優逸諷議而勤勞者不免鞅掌之苦。倚富利者洽比相媚而畏慎者各懷離叛之思。於是節彼繁霜之刺興。而北山兩無正之詩作。蓋任官之制紊而周道蕩然矣。及齊桓公圖霸。乃任管仲爲相。仲爲之立五卿之長。五屬之大夫。使各退而修德進賢。正月之朝。公親命之。鄉屬之賢。公親見之。凡役於官者。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者。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

以比成事。誠可立則授之。又設之以國家之忍而不
疚。因退問其卿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乃升以爲上
卿之贊。謂之三選。故曰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
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
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
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母失于
小人。此之謂也。晉文公始蒞政。屬百官賦職。任功舉
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數。昭舊族。明賢良。尊貴寵
賞功勞。于是胥藉狐箕樂卻之屬。實掌近官。諸姬之

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故政平民阜。財用
不匱。時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
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
臣佐下軍。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
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
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
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
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

其官有賞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
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
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
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
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
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
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若秦穆公舉人之周與
人之一楚莊王使爲敖爲宰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
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此五伯所以狎主齊盟豈偶

也哉後晉悼公卽位定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使
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
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于羽鄢之役親射楚
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
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
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
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
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公
魏顛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正杜回其勲銘於

景鐘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
師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大傅知右行辛之能
以敷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
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
樂伯請父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檜文敏厲也果
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
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
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
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逸

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
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
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
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
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其給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
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後荀罃士魴卒
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
習于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
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樂厲辭

日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
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
侯難其人使其計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
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
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
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
乎周之典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
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出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
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
于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
家之敝恒必由之鄭簡公之時子皮欲使尹何爲邑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
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
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刃而使割
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哉。凡此皆審於任官之道者也。獨至秦用商鞅爲政。務於富強。舉仕進之途。惟闢田與勝敵爲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其言曰。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

貧者。有法立而治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之藉。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當是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然究使其俗。急首功而棄禮義。干賞蹈利。冒上凌等。致於大臣持祿。

以養交守令啗利而鬻國其弊可勝救哉

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日師二日友三日大臣四日左右五日侍御六日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礎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于進賢敢于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

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恚于鄉曲道語談說不恚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謹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于財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

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待。君樂燕樂則左右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兩漢銓選

漢興定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守相得辟除署用又調僚屬及部民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廷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缺員至於郡縣守相高第者則擢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則擢九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爲御史大夫初高惠之時踈節

濶目視成周忱恂之制已遠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
贅媾及吏坐贓者俱不得推擇爲吏而弘易簡恕下
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爲多循景帝五年詔曰人不
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
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
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其令訾算四得官無令廉士久
失職貪夫長利焉武帝卽位舉賢良策之董仲舒對
言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
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
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
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
非積日累久之謂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乎小官賢
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窮智務盡其
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

廉耻實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
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
罰夫如是諸侯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
得而官使也而又無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
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於是武帝延文學儒生待詔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
補博士弟子而群士嚮慕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

曩時版築飯牛之儔也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
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
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
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算則桑
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
霍光金日磔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
文後世莫及也歟然帝性嚴急誅罰深必士罕能自
全汲黯常面質帝言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殺

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將誰與其爲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又其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已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賦稅旣竭猶不足供戰士乃置買武功爵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及作鹽鐵又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多賈人矣而又令株送之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益衰當是時雖招尊賢良

文學方正之士或至公卿大夫然法令慘急俗驚於功利云至宣帝之初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騫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用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詔曰舉廉吏欲得其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方是時帝勵精圖治綜覈名實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咨問焉

古今通考卷之六
又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故二千石有治效不輒遷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而侍中尚書以功勞遷及有異善者厚加賞賜故官得其才位必久安漢世良吏盛於此時職是故也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成帝建始二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哀帝嗣

統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書賢天子爲擇立命卿以輔之蓋居是國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說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守匈奴避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梁內使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舉劾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悉收殺之其家自寬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不辜上持不下

古今治平略
令以他故免得亡命去數十日復徵拜冀州刺史卒
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
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
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
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刺發揚
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
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
輕賤吏民慢易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司隸刺

史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稍失意則有離叛
之心前山陽亡徒作亂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
守相威權素奪莫爲使也成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
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厚尉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
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長
民良吏有章勅畱中會赦一解尚書希下章爲煩擾
其章下百姓證驗無實告者多逮死獄中章文必有
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畱神於擇賢記善忘過二千
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材任職者人情不能無過差宜

可濶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
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大抵漢時未立資格而
資格甚嚴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
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
爲御史大夫至於丞相則非御史大夫之任職者不
遷此其大者之有常格也博士高第者爲尚書次者
爲御史否則以次補諸太學博士弟子二歲通一藝
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爲郎中文學掌故郡屬備

員此其小者之有常格也諸官初除必先試守試守
一歲然後爲真則稱號有常格矣有布藉者不得爲
官入財爲官者不得名職則流品有常格矣然其間
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爲升降故士亦俯
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
三世不徙官至有爲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
乎舊職則何其淹滯若此也若賈誼超遷歲中至大
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
軍長吏三歲至光祿大夫又何其遷之甚速也彼其

古今治平畧
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一出於上固未始有資格之拘也用人惟視才績而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勇猛材武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律法進退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爲內史後爲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始爲卒吏後爲均輸皆掌財也雖其始有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

固未始有流品之格也第至於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哉孔光免丞相爲博山侯久之復爲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復爲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爲他官彼常執天子之政矣常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之與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武帝始用儒者爲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之良法矣而其後亦惟意所用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爲

公卿蓋有激而云然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又次補之宜乎丁邯耻以孝廉而爲郎也使其陞遷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不分何害哉後漢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于天臺屬吏曹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尚書之重始此其所進用以歲月先後爲之次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織過卽見斤逐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因日食疏

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于官至名子孫因爲姓氏當時吏職豈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諱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人不自保各懷願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國家之福也天下非一

時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願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代易頗簡焉。又制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焉。以未久不辨知也。十二年詔舊制光祿勳舉三署郎以高功。又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明帝永光元年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至章帝時貢舉率非次。尚闕閱而所徵舉皆特拜不復簡試。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浸疏。韋彪諫曰。天下樞要在

於尚書。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州宰。素有名者。專心向公。奉職周密。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今或從徵試。葦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實跡。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賞。勿妄遷徙。書奏。帝納之。於是詔凡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于他狀。迄和帝永光

初奉行者少。復申詔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
發覺爲務。非獨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
不行故也。然玩愒如故。尋至順帝。陽嘉初。宦倖用事。
引援子弟。吏事日非。故災咎屢臻。盜賊見告。上書者
率以爲選舉之失。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詔問當世
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
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惟利與力。伏聞詔書。務
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者必荷遷
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

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亦何益。前詔書所以
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
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
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
常禁。同之中臣。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
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
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
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
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其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
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印
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
利競漸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浸
微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宜開石室招廣群儒
罷退宦官去則權重則升平可致帝覽其對多所納
用朝廷爲之肅然久之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
言曰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寢彫敝巧僞滋萌下飾
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惟一切莫慮

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謂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
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
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
監司苛項相望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見非不舉
聞要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
簡者罹毀或因疾引高苟以求名而州宰不覆競共
辟召其捕案亡命者會赦行賂亦復洗滌故使奸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雖
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

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
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廷輿
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責非所以崇憲明理惠
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
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冒法干禁不
式王命者錮之終身雖更赦不齒若被勅亡不就法
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增其祿秩職滿之歲宰府州郡乃得辟
舉如此則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

歛之原息循吏得成其化率土各寧其所帝感其言
申下有司考其真僞詳所施行雄本勁正有風裁政
事貞固在尚書十餘年選舉清平多得其人乃一時
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黃瓊
胡廣之政職練達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
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
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
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
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

其謬辭舉錯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良可惜哉及孝桓之時豎宦充
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多出其門任
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大尉
楊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
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官子
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
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
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

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
廉察有遺漏者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
五千餘人或死或免天下振肅焉久之帝幸南陽左
右通姦利多特赦除拜秉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
官太微積星名曰郎署入奉宿衛出牧百里今道路
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賂敗是以巷議刺刺
白駒遙逝穆穆清朝遠近何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
從欲之路及後綱紀墮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
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

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其後禁綱益密選用彌艱
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
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壞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
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
避三五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
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五之禁
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
懼而坐設三五自生音闕耶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
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

計以未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
授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靈帝不省初安帝永
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關
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桓帝則占賣官錢各有差矣至靈帝光和元年初開
西邸自關內侯虎賁羽林皆入錢又私令左右賣公
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
其以德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五貯之中
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時

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
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
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
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
是聲譽衰減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
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
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示之
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

公位劉陶爲京兆尹列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旣
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陶之才特原
其罪嗟乎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止則少多
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
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歛以補買官之費
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焚絲引用鴛庸以助自援之黨
乃望其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
絃不調而索清音哉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
有功者增爵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削地猶不能令

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况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秀。藏器以待價。瑣碌之才。人事以邀速。夫惟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惟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鴟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道。則騏驥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耻與闒茸爲伍。清節羞入饜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伸

語默聽天。任命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鷄。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勉治生。蓋疾之甚也。干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經進。徒手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唾。上爲下儻。君行臣甚。清貧之士。何故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憎于非黨。行连于軌。則恐旁窺之。

議已達不循道則患言論之不美乃其構合虛誣中傷清德毀累橫生莫敢救拔于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詬正直者填竿乎泥濘之中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辨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沉以履經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于義行苦思于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

魏晉銓選

魏初毛玠與崔炎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天下士莫不以節廉自勵時有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魏武嘗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吏部用心人人如玠風俗之易何難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卽不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

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乃崇一槩難堪之行。以御
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卒。古之大教。在通人情而已。
凡激詭之行。則容僞矣。乃下令禁之。勢稍衰止。孫氏
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艷。性峭刻。好清議。
爲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艷欲激濁揚清。別其
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
婪。志節卑污者。皆以爲軍校。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囂
然。競言艷用私情。虧公法。艷坐自殺。惟蜀丞相諸葛
亮辟舉。俊又集思廣益。一本於公平。時犍爲太守李

嚴辟楊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
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
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焉。魏文帝
初。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
官人之法。其武官之選。則卑護軍主之。自明帝太和
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玄。諸葛誕。何鄧之
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司徒董昭疾之。謂帝言古之有
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謂浮言華貌。
敗俗而傷化也。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交游爲

業國事不以孝弟清修爲首而以趨勢游利爲先合
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
已者則嘆之盈口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
奧交通探問此法之所不取而刑之所不赦也帝曰
善詔郎吏通一經以上任牧民者亟登用其浮華不
務本實者罷之而誕颺皆免官會詔以待中盧毓爲
尚書吏部尋詔舉中書郎謂之曰選舉毋取有名名
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可以
得常士常士慕善畏教方乃有時名名非所當疾也

臣愚既不足以得異人但當循名案實徐有以驗其
後耳毓選舉先性行而後才言或問之毓曰才所以
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
爲善是才不中器與不才同適司徒缺毓舉處士管
寧帝問其次舉韓暨崔林後以疾遜位推王昶王觀
王祥皆時名德焉其後士習放誕多務進趨廉耻道
缺劉實著崇讓論以矯之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爲
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
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

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殊矣。故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任選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

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後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夫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材。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時不皆讓。習以成俗。故不爲耳。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益讓熊羆。伯夷讓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今令敘用之官。必有讓能之章。乃通。其不能推讓。徒謝私恩者。皆絕不通。則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於是付王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

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夫至選之吏不必任公。且令一人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之爲公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賢於臨缺。而令一王者獨選四征也。推之尚書郡守皆然是。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矣。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兢推於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實也。貴讓則賢智表著。能否立叛。就班歸類。不可得而亂也。如此則浮聲虛論。不禁自

息。此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之道也。時不能用齊王嘉平初。曹爽旣誅。司馬懿秉政。詳求政本。夏侯玄議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于世馳騫之路。生下踰其敘。則恐天罰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今奈何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徒生紛錯。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

屬能否獻之臺閣。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所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懿因辭不能改。請俟于他賢。晉興依魏九品之制，內官則有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則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行實。世籍乃行。泰始初，散騎常侍傅玄疏言：先王之臨天下，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忘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

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弊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臣復奚言。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耳。詔使玄僉議草奏進之。玄之議以散官衆而學校未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寡，下至工器不盡其宜，當及今定制，使各一其業而殊其務，則職事舉矣。皇甫陶議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今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

南面食祿者三倍於前若使冗散之官事農而收其租稅則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無乏矣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兢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帝雖甚善其議而終不能用當是時公府辟召郡國薦舉諸入仕之途不異先代而中正軒輊終莫之得違然初清議未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婢丸藥坐以沉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如是其後中正任

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化漸壞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無復銓衡之實尚書劉毅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謙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

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請鄙後修。宜收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子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

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至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

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器格還防
才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爭
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
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
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鷄之變難
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
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
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
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虜人之首損政之
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
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
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古今治平畧 卷十一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訐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

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徒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

古今治平畧 卷十六
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

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意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繇是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

簡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
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戚猜生於骨肉當身
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
之害也是以時王立法靡有常制而中正九品古賢
弗爲豈蔽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臣
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
制司空衛瓘亦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使舉善
進才各由鄉論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
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則華競自息

各求於已又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
路旣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任之明闇誠令
典也李重亦謂宜除九品先開移徙聽相并就明貢
舉之法不濫于境外而又少其階級使政事有能否
自著故寄擢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人思反本
修之於鄉而浮競息矣帝雖善之而皆不能用是時
山濤爲吏部尚書每官缺輒啟擬數人隨帝意所欲
然後明奏而所用者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任意
輕重或出譖言而濤行自若一年之後衆情始服嗣

是任選十有餘年其所甄拔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
事濤罷王戎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年制凡選舉皆先
理百姓然後拔用司隸傳咸奏今內外群官居職未
周而戎輒奏還旣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
路欺巧由生傷農害政莫此爲甚夫掌典銓職乃不
仰依堯舜典謨而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
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是時戎方與賈郭通親
竟得不坐戎自經選與時卷舒未常進寒素退虛名
但與世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及劉頌爲吏部復建九

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迂然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
進故愧不行至惠帝之後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
之家更相薦拔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尋至
趙王倫之亂一時希附賊黨皆拜卿將奴卒亦加爵
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彥曰貂不足狗尾續
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
大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
封侯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
或以白板封之蓋名器之濫一至於此及三王起義

古今治亂
又制已夾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陳頴奏金紫
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非所以正皇綱重名
器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元帝時陳頴典法兵二曹
與王道書曰中華所以傾獎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
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
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
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
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
千里應之今宜張明賞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於

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然俗敝已久終不
能革大興中冬雷電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熊遠上
疏曰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
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
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
私塗日開疆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
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
達士驕蹇爲簡雅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
待顧道德之塗術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六
風倍爲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則此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群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昔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音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財急于踈賤。用刑先于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

於方便。舜拔賢於岩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徵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于丘園。若此道不改。雖併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簡文帝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王彪之議曰。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是以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

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
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
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
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
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
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
可令大官隨才在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領廢自可因
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
著清濁因黜陟而彰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
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然仕風趨競禮教
陵遲大人溺于成俗執政撓于群言衡石爲之失平
清濁安可復分哉

通考曰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
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
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
率不外此三四塗轍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
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多之
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且兩漢

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自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胍絡各不相闕。故徇私之弊無由徵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畏禍者不敢疾惡。快恩讐者得以自

恣。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滌滌則天下無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且九品中正之官。設之於州縣。是卽鄉舉里選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効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爲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

品則宜其難憑。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是中正之立，亦未甚非，而行之者浸非也。嗚呼，豈獨一中正哉。

宋代銓選

元附

宋設官分職，其入仕有貢舉、奏廕、攝署、流外、從軍，凡五等。而其選人自京府、番守、節度、觀察、判官，下至今錄簿尉，凡七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之職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吏部。於是吏

部有四選之法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文臣之升朝者歸焉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初仕幕職州縣官歸焉以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武官之升朝者歸焉三班院爲侍郎右選自副尉至從事歸焉初藩郡監牧每遣朝臣攝守往往專恣太祖始削外權命文臣往蒞之由是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以重其事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先是選格未備乾德二年命陶穀考正選法之違複者而補其缺漏定其經式自是銓法漸有

倫矣帝又慮銓曹惟用資歷而才傑或湛滯乃詔吏部取赴選人歷任課績多而無缺失其才可副計擢者進中書引驗拔擢之時仕者愈衆頗委積不可遣乃令選人應格者到卽赴集不必限四時先是常參官沿五代舊制各以曹務閑劇爲片限歲滿敘遷無以綜名實乃詔審官院課中外職事官通磨勘非勞績不遷秩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乃得遷其七階選人第資歷無過犯有年勞爲循資遷又詔言吏員衆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何以責廉令

諸州縣以戶口爲率減其員而俸月增給焉初保任之制以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予奪升黜品式具在而又責官以保任之凡改秩遷資必視舉任有無以爲應否至其職任優殊則又隨事立目往往特詔公卿部刺史牧守長官卽所部所知揚其才識而任其能否上自侍從臺諫館學下槩錢穀兵武之職時亦以薦舉命之蓋不膠於法矣始保任未立限制建隆三年乃詔常參官及翰林學士舉堪充幕職令錄者各一人條析其實毋以

親爲避旣而舉者頗因緣爲奸用知制告高錫奏請許人訐告不實則反坐之自是或特命陶穀等舉才堪通判者或詔常參官舉京官幕職州縣正員堪升朝者藩鎮奏掌書記多越資敘則詔歷兩任有文學方得奏又令諸道節度觀察使於部內官選才識優茂德行敦篤者各二人防禦團練使各舉一人遣詣闕庭觀其器業而進用焉凡被舉擢官於誥命署舉主姓名他日不如舉狀則連坐之太宗時選注者往往得引對親擢又時或臨軒注選常謂宰相曰日朕

欲擇一河北轉運使。閱班部多不詳操履。朕何自悉知。今後臣僚授任。並詳且履歷狀。乃引對。庶幾朕漸得諳藏。考觀其行能。蓋自淳化以前。資敘未一至。是始定遷秩之制。內外升轉。燦然可考。時帝尤嚴牧守之任。詔諸道使者。察部內履行著聞。政術尤異。文學茂異者。州長史。擇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名以聞。驛召引對。授之知縣聽政之暇。每取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擇其有德譽者。悉令舉官。所舉之人。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如舉狀者。有賞。

典無驗者罪之。又謂宰臣曰。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君子畏慎。不欺暗室。名節造次靡渝。小人雖忠信。而履行頗僻。志在黷貨。罔畏刑罰。如薛知周。以待御史守婺政。以賄成聚斂。無已。其土產富於羅州。民謂之羅端公。則爲治可知矣。卿等在。論才。今朝臣舉官。已。是逐末。更不擇舉。主何由得人也。供奉官劉文質。常奏舉兩浙部內官八人。有治迹。並降璽書褒諭。帝曰。文質所舉。皆良吏也。特選文質爲西京作坊副使。咸平間。秘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詔下詳之。

馮拯等請令臺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授訖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以見舉多者量授之遂著爲令至真宗時選人須三任六考有奏薦功賞乃得遷無功薦有知縣供奉殿直至四十年不遷者仁宗初吏員猶簡吏部奏天下州縣期滿無代者八百餘員而川廣尤多帝曰此豈人情之所樂耶其亟代之帝性仁恕尤矜側下吏命銓法選人有私罪者放磨勘近臣門謝後至者與引對放班母遽以爲負銓注引見率常至盱食中書請如故事引

見無過數人弗許初州郡多缺官縣令選尤猥下多爲清流所鄙薄乃詔御史部選幕職官爲州縣又以州縣秩卑長吏無得摺摭細故文致之於法束鹿尉王得說歷官考多最而無保任者特擢爲大理丞嘉祐中下詔言古之治世牧民者多稱職而百姓安今求才之路廣責課之法詳而吏多失職則任官非其道故也今智能才力任官之吏雖欲興利除害禁奸勸善非假以歲月亦無以終厥功其令本路若州察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者其實保任中書門下訪實許

再任焉。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學士劉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遂使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蒙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句親屬之弊二也。其敘錢穀管庫之勞，補盜招虜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

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敘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三事：毋用例事行，衆頗不悅，尋如舊而諫官孫洙亦言資格之弊，傷治爲甚。惟天之生賢德，非以私厚其人，時使之輔生民之治，惟人之有才能，非以獨樂其身，時以振生民之窮。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所得非所求，所求

古今治亂
非所任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職業之廢於官者資
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鬪也有
司蠶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群爭愬矣其甚者或懷
黃勅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買亡幾耳故
士之寡廉鮮耻者爭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滿歲矣
又去而虐一州非賊敗至死不黜虎吏劇牙而食於
民賢者鬱死於岩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故民之
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
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裴光庭然而行之曰世不過

數十年後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害不大今資格流
漫根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
來者不知矯故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
而不知救皆資格之失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
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耄而昏庸者也
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而提選部者亦
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敘人物綜
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
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按籍按氏差第日

古今治平畧
月、選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才去愈遠，可爲太
息者也。時舉官擢人不常其制，國子監闕講官則詔
舉經義通明者，或欲不次用人則詔舉常參官，歷通
判無贓罪而任繫劇者，欲官諸邊要則詔舉材勇堪
邊任者，邊警則詔舉才堪將帥者，三路知州通判縣
令則詔舉廉幹吏選任之，毋拘資格。至於文行之士，
錢穀賦財刑名之學，各因時所求而薦焉。自天聖後，
進者頗多，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又下詔風厲
毋薦舉爲阿私慶曆中，宋興六十有餘年矣，天下承

平久磨勘法用而銓壅，大臣任子恩彌濫，天子優游
寬容賢不肖並進而國費日不給，范仲淹參大政條
上言：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輒
磨勘序遷，雖甚猥鄙而卿監丞郎固可坐而至也。此
豈黜幽陟明之意哉！在京百司典金穀治穰者類爲
權勢子弟所據，每一員闕爭覲者數人，其外任京朝
官私居待次動踰年歲，凡初到職則已當磨勘矣。縱
無勤効例蒙敘遷，此則人人因循不自奮之由也。請
自今二府臣僚有大功善加爵命爲特恩，自餘不許

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館閣而下有高才異能奇畧嘉謨爲上著信及外任以善政聞者自以特恩改擢自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任內有公私罪磨勘日具請上裁其武臣磨勘年委樞密院比文資定奪以聞古公卿以德任官士世祿不世官春秋譏世卿重官材也祖宗朝任子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以上登朝歷兩任乃聽則猶有限度也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許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則一家兄弟

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蓋濫極矣今百姓貧困祿俸實難審官院至無闕可補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其非時賜爲特恩不爲比諸轉運使邊任文臣並候任三年無闕方聽庶幾古爲官擇人之意今刺史縣令古之諸侯百姓之舒慘休戚繫焉故歷代盛時靡不重之今獨累資考以授懦弱者多縱吏以蠹民強幹者每近名而賊物國本殘矣諸中書先精選諸路轉運提刑若諸路監司知州通判縣令必舉至多者乃從中選授庶刺史縣令不至

罔濫於是始詔增四考爲六考舉者四人爲六人須有本部便者御史三端以爲法用舉兩人得爲縣令爲令無過譴遷職事官知縣又無過譴遂得改京官乃是用舉者兩人保其三任也初朝廷無參伍考察之法偶幸無過輒信而遷之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進因仍弗革被舉者日衆有司無缺以待之乃奏罷舉縣令法未幾有言親民任輕有害於治宜如舊復令指劇縣奏舉舉者二人爲令任內復有舉者始得遷否則如常選毋輒升補時增設禁限復裁內外舉

數文武臣舉吏各有等數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須有本部監司長吏按察官乃聽磨勘又限到官一考方得薦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舉京官不得過二人其常參官已授外任毋得復舉自是舉官之數省矣又定監司以所部州多少劇易之差爲舉令數非本部勿舉其後又增舉主三員蓋官冗之弊浸極故保薦之法大抵初畧而後詳也然銓格煩密府吏奸弊尤多而磨勘者待次外州或經二三歲乃得改官往往因緣薄勞求截申引見有詔自是弗許英宗時御

史中丞賈黯言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已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所以舉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混於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詔舉京官者視原數率三分減一職官有舉者三人任滿選如法所

以分減舉者數省京官也判流內銓蔡沆又言奏舉京人度二年引對乃可畢計每歲所舉無慮千九百員彼舉者既多則磨勘者愈衆且今天下員多闕少率三人而待一闕若不稍改除吏愈難臣以爲可罷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得舉官法從之自是舉官之數彌省矣故事初入二府舉所知者三人將以觀大臣之能後來請謁之說勝而薦者或不以公四年詔舉人皆明言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爲官擇人之意大抵當時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

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
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
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
常多而不可禁又其時承平日久上之人好爲寬深
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抑遠天下剛健
好名之士而獎用柔弱多畏之人故能者不自憤發
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且重於任法
而輕於任人士之發于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
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官而增其

祿秩幸而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有之
于天子而持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
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是以出于布衣者其志不過一
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于州縣者其志不
過于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
循遞遷則其勢自至于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飭而至
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勵之心然後其
意稍廣而不肯自棄于貪污之黨外自刑漕內自臺
諫館闕而至于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相

者則其志又益廣至于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自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于改官郡守者或無望于兩制兩制者或無望于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或亦各安于其所而誰肯爲朝廷盡力者故已改官者其廉隅節槩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刑漕臺諫之日且御史漕刑固嘗時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與擊

搏群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然而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致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至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而朝廷之上無容姦無宿詐至漕刑之臣雖端坐默容無所發摘其終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而千里之外貪吏日取人之金而莫之禁遠人咨嗟而無

所控則弊至于內雖肅而外不振然其時議者不過日多其資考而責以舉官之數不知蒞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過且有舉者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得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

之物矣豈非任法太過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得執文墨以取必乎且夫無罪而畱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不慊乎其心况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

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
辨之者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
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執仇耳是
以當時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意皆有
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于執之不剛而成于守之不
公故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
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誰
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當時之行凡果如此則宜乎
人之受罪而不服而朝廷亦不敢以加于人豈足怪

哉又其始也以膏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
不次之選亦庶乎資望兼舉矣至其後將相大臣目
朝廷所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
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于郡守是將相大臣與
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
官重不肖者反之故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
豈非法使然哉至若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才之
地也從官于此乎次補執政于此乎遷升故士非學
術藝文屹然爲時望者莫得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

矣○然○其○後○中○才○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皆○得○假○其○名○而○校○書○正○字○龍○圖○集○賢○之○號○紛○紛○于○察○采○不○可○識○別○又○非○太○必○于○用○資○而○太○不○必○于○用○望○乎○然○又○有○用○人○而○絕○之○者○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至○當○時○則○一○陷○于○罪○戾○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

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材○終○亦○不○得○不○齒○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又○何○疑○乎○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過○而○已○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

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
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
惡○又○付○之○以○人○民○則○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哉○若
乃○吏○之○與○民○猶○工○之○操○器○易○器○而○搯○之○其○始○莫○不○齟
齟○而○不○相○得○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
如○庸○人○之○久○且○便○也○今○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
則○其○所○設○施○一○切○出○于○苟○簡○雖○小○吏○不○能○一○槩○久○而
不○遷○而○京○兆○司○農○之○屬○天○下○之○所○觀○望○而○化○四○方○羸
虛○之○所○從○受○命○也○其○位○不○爲○卑○矣○苟○有○才○能○者○而○老

于○此○不○爲○不○用○矣○且○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
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
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
爲○長○遠○計○者○其○效○未○可○以○朝○夕○見○而○始○若○迂○濶○終○必
將○有○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
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
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
是○以○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
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其

中者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
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而汲汲以
求去彼胥吏者皆老于其局長子孫于其中以汲汲
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
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凡此者皆當時積漸之流
而深計者所欲亟爲變通者矣不知天之生材賢者
固不若是其多也小人亦未若是其衆也凡豪傑之
士銳于功名而嗜于進取者惟上之所使何如耳聖
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于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

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
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于功名而不敢僥倖
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
不懈故聖人鼓舞天下之人而常使其有孜孜不已
之意下自一介之吏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力
以自附于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
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
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暖
汲汲于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大小畢

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行也。以爵祿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于十百而其利亦止于此而已。又烏能強之使作哉。故天下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

橫放肆之謂也。投棄資格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吾法故法立而勢行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當時惟知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于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于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所振且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于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意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

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故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亦其勢然也。是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故曰。方今之便。莫若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卿。自九卿而

為三公。自下而上。至于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于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皆懈。而不自奮。何者。彼能通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

古今治平畧 卷十一
冀于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勉之于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使之有所愧耻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于事。此豈非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至若凡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材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出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

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
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有不爲上下之
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
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于
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
下之不心服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
其士庶人至輕責之至重故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
之至輕故所以隄防之者愈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
其不待約束而後免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

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于誅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于其所謂歷者而至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至于天下之吏不可以人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夫人之難知堯舜病之今日爲善而明

日爲惡猶不可保况于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且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旣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凡今之法可謂責人以其所不能矣若乃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

可謂不知也。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故莫若以職司守令之

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將貪吏小人自無容足之地。又何必于舉官而難之哉。此見于當時諸人之論。詳曲深至者如此。神宗卽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爲唐銓與今選殊異。用其例則有畱礙煩紊之弊。始刊削舊例。務從簡便。因廢南曹而併歸之于銓。初審官西院與東院對掌文武。尋改從吏部。而左右遷分焉。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於有司。暨元豐罷奏舉。闕屬之銓。曹而堂選亦不領于

中書一時更制必欲公天下而詒永久于是除免選之恩重出官之試定賞罰之則酌資瘡之宜嘗因論郡守謂宰臣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卿輩謂何如而得委任之要文彥博請擇監司而按察之陳升之曰取難治劇郡擇審官近臣而責以選才宜可得也先是御史乞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王安石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之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

苟得其人安有不能精擇百官者哉元豐四年堂選堂占悉罷初有司屬職卑者不在吏銓率命長吏舉奏都水監王簿李士良言沿河幹集使臣凡百六十餘員悉從水監奏舉往往不諳水事干請得之乃詔東西審官及三班院選差于是悉罷內外長吏舉官法明年令吏部始立定選格其法各隨所任職事以人任功狀循格以俟擬注如選巡檢捕盜官則必因武舉武學或緣舉薦或從獻策得出身之人他皆倣此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疏曰自古用人必須歷試

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
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世
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常推究其旨竊謂
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斯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
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
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
難亦必自悔其說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
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
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奮而死。

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
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位人所奔趨必
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安其分不敢
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
寸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
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
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
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剖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
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

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浸奪已甚則拙者迫溢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惟勾三司文字許之先以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

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已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奸無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也不聽已又詔川陝福建廣南官迎送勞苦聽轉運司立格就注免赴選而吏曹言選法遠近迭居而四路人許連任本路令得自便恐傷偏濫王安石曰選人之分遠近者所以均勞逸也中州人不願遠適四路人樂就家用之卽兩得所欲庸何傷况省吏卒將故迎新諸浮費顧不益耶吏曹又言今蜀人在仕籍者特衆若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

古今治平要略
一郡之官士人太半僚采吏民皆其鄉里難于徇公
易爲合黨請收守令闕歸之朝而他官量立限兼用
其土之人庶可經久奏上法不爲改但嚴提刑司互
察之科然安石本福惡好人倭已而諸新進喜事者
驟登顯要握權過重又置宮觀處老成者舊俾不通
用捨倒置法雖詳善終不能自行也况未盡詳哉元
祐初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通選格可以見
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外病之於是不得已而別
爲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

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
雅名也况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乎遂
復內外舉官法及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
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
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
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
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
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
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

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取士一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日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日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日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日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日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日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保狀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才卽執籍按科隨試官闕則取常試有效者授職若

任官無狀坐繆舉者先是重館閣不輕授舉進士高第及大臣薦舉乃試授名華高後稍失擇右正言劉安世建白言祖宗之待館職至重矣儲之于禁密右地飭勵其名節博之以古今典籍開益其聰明優其廩餼而不責之吏事所以滋長德器育成其輔弼之具也近歲資途龐雜未較試而遽授之徒開侍門非祖宗之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可長育者召試以充毋濫及非人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臣竊見前後特奏名命官者幾千人矣皆垂老無他望布列

古今治平畧
州縣惟務黷貨未嘗有一人焉思自奮勵有聞於時者也而殘民敗官至不可勝數議者徒欲以廣恩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一人蒙其利而百姓被其害非臣之所知也願更加考選取其中有問學者聽除官補文學長史之闕仍限名額毋使積弊增重又先朝患官吏不習律令欲誘之讀法乃減任子出官年數去守選之格槩令試法通者隨聽注官自是天下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補讀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

年而選人無復選限吏部員今年已用後四年夏秋闕官冗至此亦極矣宜追復祖宗守選舊法而選滿之日兼行試守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詔皆從之二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郡守提封千里生聚萬衆所係休戚而不察能否一以資格用之凡再爲半刺有薦者三人則得之矣不公不明十郡而居三四是天

下之民半失其養請令內外從歲舉可爲守臣者各三人畧資序而採公言庶其可以擇才庇民也於是詔歲舉通判堪任知州者一人籍於吏部遇劇縣守

有闕先差本資序人次案籍以所薦者填之侍御史
韓言歲舉守臣而薦所不及雖課入優等皆未預選
此倚薦以爲信也然所舉官率在京師唯馳騫請求
因緣宛轉者常多得之迹遠地寒雖歷郡久治狀著
課入上考偶以無薦則反在通判下且州以縣之多
少而分簡劇亦未爲盡蓋繁簡在事不在縣固有縣
多而事不繁亦有縣少而事不簡者願參以考績之
實著爲通令仍不以縣之多少而爲簡劇詔吏部立
法以聞已而歲舉積久吏部無闕以授四年遂罷惟

奉詔乃舉焉初神宗罷薦舉惟舉御史法不廢熙寧
二年王安石言舉御史法太密故難於得人帝曰豈
執政者惡言官得人耶於是中書悉具舊法以奏安
石曰舊法凡執政所薦卽不得爲御史執政取其平
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復得言事矣蓋法之弊乃
如此帝乃令悉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而稍畧其資
格趙抃曰用京官恐非體又不委知雜專任中丞亦
非舊制帝曰唐以布衣馬周爲之用京官何爲不可
知雜屬也委長爲是侍御史劉述奏曰舊制舉御史

必官升京朝資入通判衆學士本臺丞知雜更互論薦每一闕上二人而擇用一人今專委中丞則愛憎由已公道廢於施恩或受權臣之託引所親厚擅竊人主威福此大不便弗聽元祐初宣仁太后聽政詔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叔問蘇轍爲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爲正言章惇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得無有近習援引乎太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惇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常被薦引者見爲臺臣則皆

他徙防壅蔽也今天子幼冲太皇后同聽萬機故事不可違於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績司馬光范純仁皆避親嫌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惇曰績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奸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蔽塞聰明恐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侍從以上各得奏舉於是純仁改除天章閣待制祖禹爲著作佐郎紹聖初改定銓試格凡攝官初歸選散官權官歸司若新賜第皆免試每試者百人惟取一人入優等崇寧以後又復

古今源流 卷一
元豐制而蔭補者累歲得上等優恩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外議者謂是蔭補隸學者優於累世得第之人矣於是詔在學常魁試者許如舊恩餘止令免試注官吏部侍郎彭汝勵乞稍責吏部甄別能否凡京朝官才能事效苟有可錄尚書暨郎官銓擇以聞三省分三年考察之高則引對次卽試用下者還之本選若資歷舉薦應入高而才行不副許奏而降其等凡皆畧許出法而加升黜歲毋過三人吏部言元豐選格經元祐多少紛更于是選集後先路分遠

近資歷功過悉無區別踰等超資惟其所欲詔旨旣復元豐舊制而辟舉一路尚存請復舊法以息僥倖乃罷辟舉崇寧元年詔吏部講求元豐本制酌以時宜刪成彝格使才能闕閎兩當其實初未改官制大率以職爲階官如吏部尚書爲階官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其職也至於選人則幕職令錄之屬爲階官而以差遣爲職名實混淆甚矣嗣是權奸柄國僥倖並進官員益濫選法畱礙臣僚言吏員增多蓋因入流者衆凡皆棄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日益繁苟

古今治平略 卷十一
不裁之將又倍蓰而未可計也。請詔吏部舊有正法，自當如故。餘皆毋得用例。乃詔惟川廣許減舉如制。餘悉用元豐法。既而又言：元豐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換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用兵東南，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如官戶與士大夫涇渭並流，復其戶不受科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萬斛於無窮也。况大戶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責辦何人。此又弊之大者。不聽。高宗

建炎初行都置吏部，時四選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諸道條具資歷，到罷日月編而籍之。然自兵難以來，典籍散失，吏緣爲私，申明繁苛，承用踳駁，保任滋衆，阻會無期，參選者苦之。乃令從郎官審覆，長貳予夫有徇私挾情，御史糾之。二年，以赴調者萃於東南，選法畱滯，命京朝官及州軍縣監以三年爲任者，權改爲二年。又詔州縣久無正官者，聽所在選人申部審度。榜闕差注，四年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守法不立，自京黼用事，有請堂及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

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缺密獻以自效爲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自今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紹興元年起居郎胡寅言今典章文物廢墜無幾百司庶官不可缺者莫如吏部姑置侍郎一員郎中二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敘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詔曰六官之長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亂離以來士大夫有徒跣而赴行在者注授勝缺奸弊日滋寒士困苦甚可憫惻宜令三省議除其弊嚴立賞禁仍遷能吏以主之御史加糾察焉於是三

省○定○立○八○事○曰○注○擬○藏○闕○申○請○微○俸○去○失○艱○難○刷○闕○滅○裂○關○會○淹○延○審○量○疑○似○給○付○邀○求○保○明○退○難○令○長○貳○機○梃○之○一○年○詔○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遵○故○事○分○歸○部○銓○又○復○文○臣○銓○試○以○經○義○詩○賦○時○務○斷○案○律○義○爲○五○場○願○試○一○場○者○聽○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法○來○上○乃○詔○僕○射○朱○勝○非○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除○指○揮○詳○加○考○定○三○年○書○成○爲○吏○部○七○司○勅○令○格○式○焉○先○是○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矯○枉○太○過○賢○愚○同○滯○帝○曰○果○有○豪○傑○之○士○雖

古今治亂
自布衣擢爲輔相可也苟未能考其實不如姑守資
格五年建議者以親民莫如縣令率限以資格雖貧
儒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邑得以自擇請詔監司
郡守條上劇邑遴選清平廉察之人爲之旣而又詔
知縣依舊法止用兩任闕升通判資序明年侍御史
周祕言今有因近臣薦對卽改官升擢實長奔兢宜
命自今惟賢德才能之人餘並依格注擬廷臣或請
以前宰執所舉改官易以司馬光十科之目歲薦五
員中書難之第請詔不理職司而已蓋自建炎兵興

多事須才日急特廣開薦舉名目不一而足或以朝
班多缺詔郎官以上薦士二人或以中原士夫流徙
東南媒寡援踈多致沉滯令侍從搜訪以聞或以人
才聚於兩浙屬吏薦員甚狹增部使者薦舉改官之
額二十二年諫議大夫林大鶴言自南渡之後恩或
非泛人得僥倖有從軍而改秩者有捕盜而改秩者
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朝廷無事謹惜名器惟薦舉
一路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沉今欲取考第員數增
減以弭奔兢二十五年命侍從舉知州通判治迹顯

古今治平要略 卷十六
著者以補監司之缺久之聞人滋又請凡在官歷任無罪雖舉削不及格許降等升改或疑其大濫則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之數立爲限隔舉狀年勞參酌並用于。是下其議而洪遵等議曰本朝立薦舉之法必使之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今如議臣所請則有力者惟圖見次無才者苟冀終更舉官十餘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減改官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

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可以救末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如故便滋議遂寢三十年右正言何溥言比命侍從薦舉縣令如不可授大邑則上籍記之夫論人才不拘資格豈堪爲縣令而有大小之別乎今所舉者才也非官也願無拘劇易早與選除歲一行之十年之後天下多賢令矣乃詔遇缺依次除授焉帝常謂輔臣曰朕以一人材薄凡有薦揚退則記其姓名遇有選用搜而得之無適不當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

銓選以聽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賄公行奸弊滋甚常觀漢之公府有詞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換給之期限戰攻之定處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實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否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

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年歲上於尚書省仍闕御史臺如是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孝宗常命內外選在任閑居待次官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以資序分二等一見今可任一將來可任注籍於三省仍作圖進呈以憑除擢又以武選之衆拔擢未廣立謀畧沉雄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凡五等科目令曾歷軍功觀察使以上各舉人其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

寄諳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辨不
屈可備奉使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舉之並隨
類指陳實迹毋得別撰褒詞隆興二年廷臣上言謂
國朝視文武爲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授文資文
臣以才畧智謀換右職當邊寄者蓋文武兩途情實
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終以氣習相忌
有不樂從者矣今兵塵未息方厲恢復之圖願博采
中外有才智權畧可以臨邊制閫者倣舊制改授從
之乾道以後又選大將之家能世其武勇者武舉及

第武藝絕倫可爲將佐者會廷臣言曰方今國家之
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餘萬其間可爲將帥者
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振其氣表其才也
今文臣有三人舉主則爲之循資再任五人則爲之
改秩而武臣無有焉古語曰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
夷不恭拔卒爲將宜令都統制視監司者歲舉武臣
二人視郡守者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爲上善撫士
卒專有膽勇者次之不拘將校士卒優以獎擢被舉
人有臨戰不用命者與文臣犯入已賊者同併坐舉

主帝可其奏仍著爲法三年禮部尚書趙雄請令侍
從臺諫兩省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通判
資序以上歲薦監司仍用漢朝雜舉之制三省詳加
考察詔如所請帝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請反長
奔競龔茂良言三代良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
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帝曰若今雜舉則雖衆論
僉允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博采遴選之道也
孝宗以歲舉京官數濫于是內外薦舉改官俱減員
數通籍之數弭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

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
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
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外在于用例破
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諺稱吏部爲例部今七司
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疎畧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
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
其害大法常新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冗濫蓋由
此也望令哀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考定非
大有抵牾者弗去凡涉寬縱者悉刑正之庶幾國家

古今治平略
成法簡易明白。賦謝之奸絕。冒濫之門塞。於是重修
焉。既而吏部尚書蔡洸以改官奏薦磨勘差注等條
法分門編類名吏部條法總類十一月七日司勅令格
式申明成書。淳熙三年中書舍人程大昌言舊制選
人改秩後復任關升通判通判兩任關升知州知州
兩任卽理提刑資敘除授之際則又有別以知縣資
序隔兩等而作州者謂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
而作州者謂之權知上而提刑轉運亦然隔等而授
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得才能資

格俱應選者爲上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
優者許作郡初任通判以上許作監司第二任通判
以上許作職司庶幾人法並用從之光宗時言者謂
被薦者衆朝廷疑其私而不信病其泛而難從縱有
賢才不免與僥倖者並棄請條約之乃命帥守監司
毋獨員薦士時薦舉固多得人然有或乏廉聲而舉
充廉吏或素昧平生而舉充所知或不能文而舉可
備著述遂命臣僚自今有人則薦無人則缺其尤繆
妄者覺察之嘉泰二年令內外薦舉並其實迹以聞

自是濫舉之弊稍革。理宗紹定元年，臣僚上言：鈐曹之患，員多闕少，注擬甚難。自乾道嘉定以來，常命選部職官，窠闕各于元出闕年限之上，與展半年用闕。歷年寢久，入仕者多。卽今吏參注之籍，文臣選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萬七千餘員。大率三四人共注一闕，宜其膠滯壅積而不可行。乞命吏部於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從之。七年，監察御史陳垓建言，乞申戒飭鈐法十弊：一曰添差數多，破法耗財；二曰抽差員衆，州縣廢職；三曰攝局違法，蠹政害民；四

曰須入不行，徼幸撓法；五曰奏辟不應，奔競日甚；六曰改任徑捷，紊亂官常；七曰薦舉不公，多歸請託；八曰借補繁多，官資泛濫；九曰瘕曠職守，役心外求；十曰匿過居官，翫視國法。總而論之，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爲東焉，於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

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爲重本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常歷某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方除待制由正將而邊守肅銓由邊守州銓而邊帥路銓由邊帥路銓而都鈐總管官方選管軍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臣超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爲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預俊拔者官制旣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橫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

任官前復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竒偉雋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然專捨資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用望之弊當有甚於資也。初時蓋聞有不次而舉者有特旨而授者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遷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王顯閣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兩遷王繼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於一遷此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

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橫行，則紹興廷臣深非之。蓋資格嚴，則人望爲足貴，用望者至，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爲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爲敘遷，如此則爲不次，噫！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欲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至其薦舉之法，擇舉主於未用之法，察舉人手古用之始，責舉主于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

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常專望于有司，必須召對于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貴舉主法也。擇之于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于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于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矣。太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黃知自陳微，謂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達官，不能皆偉人，一當其

任例可揀拔廉謹者舉清幹賊汙者舉貪濁比之匪人如薦賢何他如高惠連之績用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于顧問者也及後班引特爲文具去黼座于數十步之外聽唱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又始嚴而終以寬如邵餘慶受誓戒不及猶劾舉主邵燁舉非其人已經數宥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其後有以罪犯已著不可並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坐則三法皆

壞而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大抵有勅舉有限舉勅舉主者闕其人則舉不闕則不舉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夫惟闕令長則詔舉令長闕幕職則詔舉幕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修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選可以責天子亦可以閱視自夫監官郡首歲舉限員不問賢否但欲充數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衆雖欲行三者之法烏得而行之限舉不可行勅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噫薦李師錫者凡三

十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止與循資賈積善史用昭
歷任書攷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
官與之是權衡固有出于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

陳同甫論曰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
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
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
察舉之不免于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
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

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
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于弊
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
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
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旣行而人徃徃以察舉
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
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于古而冀得
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
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

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恐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
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
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于資格亦何有于察
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
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徃徃以銓選爲
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
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
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
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

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
例以不次用人而按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
之未詳而將趨于成例亦何有于銓選哉事雖
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
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曆以來固已患
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新天
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徇名責實固
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
而資格尚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徇名責

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
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
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
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夫人
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
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
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
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
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

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于年勞而終以
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
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
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于法則今日
之法亦詳矣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
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
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
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于
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

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據。依哉。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于漕司。兵各歸于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畧。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

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士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墮之風。不當尚求之法也。

國朝銓選

明興立制文武並用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於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要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止於七品用之爲佐貳幕職監當管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爲州縣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員選及舉人之肄業太學者循資以

古今治平畧
出先歷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於選曹仍資考其高下而授以職進士初亦循其甲第以爲出身之差及其功績顯著則不資擢用往往拓越常調凡選歲引選六類選亦如之遠方選二朝覲之歲揀選一歲選教職者無常期選庶吉士會翰林院禮部御史會都察院凡陞必滿考不能久任不待考滿曰推陞類推上一人取 旨單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僉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內閣吏部尚書勅推上二人或三四人皆請 旨以署職試職實授

奠年資以裁革并省兼攝添設註選量繁簡以薦舉起廢徵召達雋異以帶俸添註寄恩冗以降調除名馭罪過以官程勤吏治以寧假悉人情此其大槩也
洪武元年八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廣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况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至朝廷之上賄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六
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恠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勿徇厥弊是年勅北方守令以撫循之意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耻復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或言刑錢之任宜得長于吏才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才歟卿等當夙

夜究心苟非其才勿輕選用四年以季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也鑑明則物之妍蚩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鰥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當是時天子寤寐英俊以開治統輪旌東帛交馳于四方初定金陵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旣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克婺州置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中

輪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幣徵宿儒宋濂劉
基章溢葉琛至入見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
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晚徵著儒崇德鮑恂上海
全思誠安吉余銓高郵張長年入見年皆七十餘
上喜命坐顧問者良久並立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
固辭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
以輔導太子免早朝日宴乃後入不久且從卿志
庶無負卿等生平爲鄉里光重其勿辭恂等固以辭
乃賜勅禮遣之時孝廉人才及郡縣學所貢士若

富戶耆民皆得見見稱旨卽擢不次而國子生奉

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察民間疾苦還稱旨卽

擢用爲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

者已患雜流爲民害也命國監擇監生通經術者

千人送銓部選州縣官賜遺有加作到任須知俾

除授者就銓部領憑訖關須知讀旣至官畫一遵守

毋爲具文時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任戶

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

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况初入

古今治平畧
仕者政非素習事何由治職何由備哉自今六部官
無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尋命吏部曰
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
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
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
免疲民可量減之于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
百八人又之又以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又住客邸日
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
待之者非其道也因令自今詮選之後以品爲差皆

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上欲破
資格用人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
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格今後庶官
有才能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
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侍郎其餘九十五
人悉量才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蓋一至于用人
諸所定貢舉銓選考課法頗參前代之制而詳擇之
然不專倚也已而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
擢用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上曰朝廷爵

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恡。若日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加於朝廷之上，遂建功立業，何常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已而給事有薦士者。上曰：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少勇於敢爲。上曰：才高多過，中勇者少，循理遠使牧民，未見其可。夫年少未常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

氣質，用未晚也。又常諭吏部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才德俱優者，上才不及德者，次之。才有餘而德不足，又次之。苟二者俱無，若逐勢變移，任情威福，言是行非，此則小人不可用也。成祖卽位，申勅百官

於吏部尤詳重。畧言圖惟求賢，迫於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群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沉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德懷才而隱田野者，各以名聞。毋媢嫉蔽賢，毋徇私濫舉。已因吏部奏請選官，諭曰：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宜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

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尚其勗哉又言用人各當
隨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
不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時有
太祖時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見黜
尚書蹇義以請上曰天下人才皆皇考造就爲
國家之用初興之主往往因才擢用可也時蹇義又
上言在外官職惟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
然得入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
七品以上近侍及外任五品以上至縣正官各舉所

知吏部考驗擢用其所稱非才或授職之後鬪茸貪
汚則連坐舉主上是其言命所司並行焉昭

皇帝卽位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
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
無臯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體訪
勅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及知縣舉賢才未仕者
或淹下僚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才能文學出衆者覈
實薦舉聽擢用濫舉蔽賢者罰尋勅朝廷比數
詔下求賢而奉行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得實才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六
無幾政將何由理民何由安計自今嚴舉主連坐之法
諭尚書義曰天下治亂在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於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効力致
斗米二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常書中外官姓名於
武英南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徇察
其賢否若各省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
親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卽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
省憶臣工善不善而上忘之於勸戒何有吏兵二
部悉具各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品隲焉又

諭尚書言御史朝廷之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
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
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
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徃徃被其陵挫小人阿順
從諛則與爲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省識
亦烏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慎選擢以清風紀
久之以武臣踈於事理而專軍法命選任方面參
政副使等官於各邊參贊軍務治章奏督糧儲文臣
協提督自此始也已命擇國子監生有學行者十

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授六科尋擢爲給事中
宣宗明聖以長年嗣位閱天下治亂之故甚熟旣而
踐祚下求賢詔出御製漪蘭操招隱詩賜大臣
以風而文武重臣咸驩然於君臣同遊之盛勅吏
部言朕負荷洪業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間
者勅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漪蘭招隱之
作庶幾在廷喻於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盡
無遺賢之可舉歟何怠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吏部申論三品

以上惟才行文學者畢以間又詔曰君國之道保
民爲先當春時和萬物萌生而軍民會未盡得所念
何以答祖宗基命之意乎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
縣官得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豈被蒸庶而循資陞
授將賢不肖混淆求得人難矣吏部其令三品以上
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體能爲國爲民者充其
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有司具以聞後有職
私罪坐舉者已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
擢郎中况鍾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

常溫吉安等府。上特召見晏勞焉。是時重舉官大
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爲降辭色慰藉之。而廷臣選
愎無薦舉。則降敕責焉。至於各司府州縣官。亦得舉
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賊罪連坐。已合臨。御
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
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
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
學生員年四十五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
用。其官有賊罪。卽復職。常所得。誥敕畢。追奪諸鼓

舞人才之意。盎然備矣。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
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歸
吏部。選除大學士。楊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
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蓋以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
廣。未盡得人故也。宣宗皇帝。勅命大臣保舉。
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緣舉主。審覈不精。及所
司不行糾察之故。豈其法弊哉。况所舉官。皆吏部審
擇具奏。得俞。旨乃授。非。上允不得授。恩固上出
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京官三品以上。舉郡守縣

古今治平畧
卷一
令而天下昇平此其明效。宣帝醴祖宗之心行仁政此其首務奈何輕聽人言而改易焉且所言者實由闖茸無藉之流不獲保舉遂營爲飛言欲隳良法耳可不加深察哉於是乃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又勅曰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舉率得人縈已奉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耶進士監生皆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不肖也目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

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以聞送吏部銓用又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蓋實重守令已至天順初沿行之然天下要職悉出於三楊之門吏部拱手而已大畧其間不無偏執而猶頗持公論嗣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沒王振用事雖名保舉而進退人才之權遂內移於中官自是邪正倒置賄賂公行朝謁者往往以饋遺之多寡異其能拙而貪饕成風所在掎克焉然當其時太阿旁落卽令選授總於選曹爲吏部

古今治平畧
者能自振否乎。議者不察，猥以保舉爲病，何言之過也。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有受賄囑而不得薦者，因舐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由已也。籍籍誹保舉，於是御史張子初、鍊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停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而綱復言：吏部選受私舛，請復保舉而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錄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

得人。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今惟布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時長銓衡者王文端直，以廷薦例罷，益留意人才，委任僚屬。凡御史出巡歸者，令報其優劣，以備簡用。繼之者爲王忠肅，翽亦嚴加考察。公銓注杜請託，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兢之風爲之一息。然至危易儲宮，陞賞盈額，官方稍穢矣。英皇復辟，曹石輩怙奪門功，權威熠奕，一時冒勲陞秩者四十餘人，則名器之濫不問可知。自二凶授首，乾剛

獨奮而其時內閣李賢亦盡志匡翼朝咨夕沃于是
令冑職者自首免愆不數日間盡歸釐正臺閣爲之
一清會重修通志簡擇儒臣而禁苑雜流摧顏外補
至是舉數年闕冗之風掃飾殆盡自是罷郡守以下
會舉例而兩司方面猶行保舉至是賢始奏令方面
官缺吏部務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永遵爲例自是
銓部得舉其職而時 帝亦勵精求理 命吏部擇
內外臣僚爲郡守陛辭日 召詣文華殿 親諭訓
勞咸給鈔爲道里費一日召學士賢 諭曰今各邊

革去文武巡撫以致軍官貪縱士卒疲憊其可舉進
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
肅需才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
在得人且日多舉數人擇而用之賢退明日議推十
二人以進 上遂定浙江布政白圭遼東山東布政
王宇宣府僉都李秉大同御史徐瑄延綏山西布政
陳翌寧夏陝西布政芮釗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又吏部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
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

石亨鄉里囑畱又以奉迎功陞工侍復營就今職士林耻之上又恐其奪情卽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人物權衡非他部可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人用之復問其孰優劣對曰鄒幹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廷美裏俱稱有大臣之風上曰然遂用之士皆稱悅有禮部郎李和者托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議論紛紛上以問賢賢對不知上悟復問吏部王翔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對曰

此公論也

上意遂決明日除爲禮部侍郎初吏部

舉賈銓爲戶部尚書

上以問賢賢以銓貌不稱名

舉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

賢不宜薦舉一日復

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

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足見其賢也

上曰如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

悅者哉遂

召用之富經理財賦涖以勤廉不動聲

色而出納節適云蓋

英廟畱心擢用如此則吏

部不得專而亦不敢有所私矣時王翱蒞政嚴考察

公銓注抑倖進杜請托嘗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
限多匿乃行覆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硃
書下緣爲奸糊塗莫辨黜易以墨弊遂絕黜時膺眷
甚渥每用人必訪於黜黜亦以用賢報國爲已任焉
故事日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密勿於用
人尤謹每吏部具缺上或簡除或保薦皆公朝傳
旨行之初非中官所敢專也永樂中傳奉方賓授
兵部卽日赴任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輔臣
言重保舉之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至成化中

選授私舛頗請復保舉於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
具缺上而親簡除之已而權密下移廷臣患焉於
是給事中沈瑤等言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親簡
用之矣外方面官又廷臣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
宜令吏部遇京堂官缺會內閣推方面官缺會同三
品以上保舉防專聽之漸便上命查舊例得簡除
事大怒曰此先朝舊規御史給事中顧不欲朕行
豈薄朕耶於是廷臣不敢復言而傳奉出中官以爲
常當是時太監張敏兒子苗以承差得太常丞乃傾

敏貲爲獻乞侍郎不允得南通政于是白丁錢虜商
販技藝若豪宦子弟率資緣內侍進珍玩輒得官大
者至太常卿通政丞不復闕吏部謂之傳奉官多至
數千人乃知唐疇咨四岳亦重僉謀周宰統百官亦
隆推讓保舉公聽並觀而天曹參酌銓法固百世不
能易也尋宦官汪直梁芳等相繼用事嵩進諸淫巧
引用方術一時朝列亦直黨相援而翰林萬安獨
無所交有李泰者內臣養子也安專與泰相結爲腹
心尋以內閣闕人且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

不患不至遂薦安陞禮部二侍郎兼學士入未幾泰
暴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日以囑託貪賄爲事又多
結宦官爲內援凡所屬無問賢愚惟有內援者舉用
初德貴妃萬氏侍憲廟於邸儲其父貴爲諸城邑
吏至是以貴妃授都督兄通亦爲錦衣都指揮權寵
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安喜同姓陰使人結通之
妻往來於家爲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時江右李孜
省亦以小吏幼術與其徒鄧常恩俱驟躐要津安托
孜省同鄉學士彭華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拔之

異已者百計去之。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而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逐。時秉衡者安與劉珝、劉吉而珝狂躁、吉陰刻爭爲巧媚以固梯緣而爵賞之濫傾殫帑藏無一匡救之者。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久之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劉珝爲一黨、安與彭華爲一黨互相詆傾。珝黨一空舉朝側目莫敢顯訟其過。先是國朝進退大臣皆出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畢宣吏部發玉音除授。成化間始有

吏部會官雜舉之例。其權遂歸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之。稍錯已意必令再推。或諷所私言官論劾。故吏部多與內閣相黨。附尹旻既內侍與援遂不比內閣而中官隱市徑竇多端。孝宗改元舉傳奉官悉革而首推王恕掌銓衡。恕在職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請謁者。而舊輔吉安等每有所軒輊恕亦矚矚不輒撓。初司樂徐啓端已經革罷尚書劉爰奏本寺缺官求復之。恕議嗣位之初首罷傳奉官。奔兢稍息。今爰爲啓端復職是爲傳奉官。

立赤幟也。若用一人，將數百千相率而來，豈勝煩擾事遂寢。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又上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惟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從之。恕所執持多，此類遠六年以後，頗多內降官。益冗時，太宰屠濬執奏，謂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秃銛鋒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官，而自身之人乃或奔兢技幸，如拾芥然，非振飭官方之軌也。且今之傳奉，卽漢西園之爵，唐斜封之官，宋內降之批也。

其爲政體累不淺矣。濬繼恕柄銓政，廣寄耳目，以公考選進退黜陟，無所避。有監司以憂去任，或元一人宜黜。濬曰：古者不伐有喪之國，况無顯惡，乃乘是黜之耶。每注選，至煙瘴地，停筆久之，必擇宜風土者，因奏著爲令。尤痛抑僥倖，或造請者，必置其人於遠地。有貴近爲所識，求京秩，乃語其使曰：爾主爲一士，孰若爲一大臣耶。必不允。嗣是倪公岳、馬公文昇俱甄拔公平，愛惜名器，弼成盛化。豈偶然哉。十五年，文具以人材乏缺，宜加培養。遂上疏曰：高祖首闢制

科以經術爲本。慎重進士之科。而於京官尤加意焉。何則。後日內而卿正郎署外而方面府正。俱于此出。故凡在京官初入仕。且令試職一年。稱者責授。否則別調。此造養人才之端。所當遵而弗易也。自廢墜以來。在京進士等官。除授之後。不悉心政務。考證古今。以致識見未充。持守弗至。一遇用人。輒嘆乏才。及至升擢外任。多有不稱任使。三年之間。罷黜者衆。所以陞愈驟而退愈速。卽今部無五年以上之郎員。外無三年以上之司使。日望陞遷。怠忽政務。治道未隆。職

此之故。自今除曾經轉陞及一甲不試職外。其餘主事給事中。評事。中書行人。初除之際。俱先令職試一年。滿日考覈。如果勤能不怠。老成練達。奏請實授。若輕浮淺露。怠惰不稱者。改除外任。庶人材造就。任用不致于乏人。舊制更新。不致于廢墜而不舉矣。又議開行人。博士兼除科道之例。蓋自戊午以來。孝廟御極。十有餘年矣。益明習機務。勵精治平。每至進用大臣及政事得失。恒坐煖閣。召文昇及學士劉健等。反覆密喻。求其允當。嘗召兵部尚書劉大

夏都御史戴珊至幄中言爾等與各科道官諸所陳
政務業行矣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其人卽政
何自行民何由被澤哉是諸所陳行徒文具無益也
獨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三司必慎簡得人爾珊
更慎擇御史以巡方岳明黜陟庶有司得人而民可
受福也一日召大學士劉健等論之曰戶部覆處
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凡
係本部承行從前亦間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之
過也吏部以銓衡爲務推舉人才乃能職掌若使會

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是年令助教等官舉人出
身經薦舉者兼取考選御史十八年又令舉人出
身教官歷俸六年以上有才行出衆者取選科道等
官蓋浸欲就通融矣正德初許襄毅進掌銓政取
人先行檢氣節而後才藝于抑奔競杜請託尤嚴時
有結奧援覲京秩者進一日悉外補工侍某同里聞
託闈營求改吏部進對衆面語之曰君年上未秩已
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託斯人速化乎行取推
官熊鳳文至文選司門不跪文選短其傲進曰爲推

官已能不屈膝文選使爲御史肯畏強禦乎卒用爲
監察御史先是銓選考畢不判名第於卷有請託者
因得上下進每考畢卽看定卷面而以選簿挨填注
選時有爲輔臣內第者以上選囑進日名第業已判
定雖予亦無所庸力竟不從論者謂選法之公自王
端毅以來一人而已○然王處其易進處其難時逆瑾
竊威福自宰輔已下多阿意承之進獨正色不倚一
切請託泥不行而有賄瑾致囑者瑾亦徃徃難之以
故在當時猶能自行其志使紀綱不至大壞者其清

節偉望有以鎮之也○已而學士焦芳黨張綵共擠進
綵遂驟躡太宰益依倚闔黨賣官鬻爵名器侈濫至
文事則委之劉宇武事則委之曹元凡大小陞除皆
以賄求及抵任浚削以償紀法紊替不可勝言後至
楊一清蒞政稍黜邪祐正蘇釋凡逆瑾所構陷者連
茹以進國是復定未幾世宗登極凡正德
間巧立名色陞授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盡行革罷
積年宿蠹一旦頓清海內喁喁望中興太平矣時胡
世寧上知人官人疏畧曰內閣舊當寅亮弼丞之

任乃今又總裁六卿之務而議其黜陟於職任至重而兩京六部尚書若左右都御史秉國家大政持天下風紀于隆重次之內閣闕不當專于翰詹吏禮當斟酌先朝閣臣李賢等故事于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簡在其公忠體國知人有容練國體王事者推補部尚書都御史闕宜于內部侍郎于外督撫副都御史中簡其人才望懋著補之則心膂股肱得人任職而天工時亮矣其部堂官資望高臺堂官若邊腹總制總督撫視都御史柄權重必先之以廣推而後

能得人後之以重擢而後能久任仍論其職務難易輕重而後以其人當之或量其才力能任則由簡易而陟重難或聽其心志所安則辭重難而就簡易務為官而擇人不為人而擇官原職高而才力不及者調簡輕不為貶原職卑而年深望著者擢鉅重不為驟則資于望協才于職稱而大臣者皆足為民表矣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讀草制誥修史牒特為清要之職而吏部四司郎屬亦既要且清給事中御史並擅言責唐宋以來咸重之然多選

外官才學過人、能行尤最者、以充。雖爲進士舉首、必先試僉判、而後召補館職、召寘臺諫、召判銓曹。國初、殿閣翰林、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他如此類者、不數則猶初選、不授也。其後進士初選、卽授吉士、吏部臺諫、則殿閣臺省之重、可優游安坐、不勞而得之。是教競而導驕也。故士初入仕、卽有夤緣美官之心。旣得美除、卽爲恃祿養交之計。宜復舊制、聽吏部照各衙門事體、

從公推訪選補。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長、操行純篤者、而各以資級奏補翰林、官詹、果忠直公明、端亮不阿、明達治體者、奏補吏部臺諫。其翰林、官詹、吏部臺諫、不稱職、或才宜別用者、俱許論資改授。則朝廷公卿宰輔之儲、耳目心膂之寄、百官取舍予奪之權、重真得人矣。其在外布按二司官、宜於本省本衙門遷轉、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不必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至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各道分

巡僉事改道不常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豪強貪猾貽地方患害宜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考三年中奸弊賊盜豪強貪猾擊斷有無以爲殿最各要地兵備及提督學校官俱于資淺人員內推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其職任不許他官攬越所屬有司罪犯聽提問不必委官提學任久者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各邊巡撫餘照常遷轉其知府知州知縣于民尤親於治體尤重宜畧倣唐內外均調之法不歷刺史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

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得徑選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政副使參政副使缺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次卓異者當之則監司陳臬守土守令尊重難搖各得其職善政行而生民蒙福矣其巡按御史權尤重尤須慎選識量端弘才行老成識達治體有憂國愛民真心者而後遣其差回各具所按應行應禁切要務開款呈報聽質于都御史都御史查勘考察稱職者保結具奏復職不稱降調罷職有差其巡按四五次舉措中理輿望攸服者則超擢示褒

諸經慮深恤矣。事須後四年。吏部尚書廖紀疏陳三事。一正士風。一重守令。一惜人才。至謂祖宗朝守令。率九年任滿。以爲常間。有保留。且復再任。邇來官不久任。遷轉太煩。人無固志。政多苟且。今宜遵舊制。守令必以九年爲滿。其政績可嘉者。知府陞布政司官。知州陞副使。知府知縣陞知府。郎中得旨守令。以九年爲滿。有政績卓異者。不拘進士舉人監生。依擬陞秩。仍舊管事。風憲有缺。于三年以上。知縣行取選用方面官。照舊例。僉事遞陞副使。參議遞陞參政。

卽于本省及附近省分推陞。不必驟遷數易。以致奔走廢事。五年兵部主事霍韜疏。邇年流弊。官翰林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人輒以三官爲清要。以至翰林不畏。陛下而畏內閣。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往自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須至三品。卽遷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書侍郎。或留兼師傅等官。改除參政。翰林六品以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六部郎中員外。給事御史。俱補郡守。僉事參議。監司守令。績卓

古今治平畧
異卽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而舉人歲貢亦得以
擢翰林陞部不宜泥其資 上以所奏 命廷臣集
議以 聞吏部尚書廖紀等覆奏韜以翰林吏部不
遷外任臣謂翰林設官之意本與常調不同在史局
則國典攸存在經筵則君德所係或以備顧問或以
待王言 累朝優異之典視他官爲重况九年考滿
陞二級間遇纂修乃一轉官今欲與常調比而同之
非 祖宗建制之初意矣其謂編修講讀六品以下
俱調外任臣觀講讀臣俱及第人員或考選庶吉士

凡儲養數年方進斯秩六品外任則如府判州同之
屬今二甲進士倒爲主事知州翰苑儲才乃欲無罪
而使居州郡下僚是豈人情也哉吏部銓衡之任亦
非他曹可比必公正練達者方稱斯任若資望旣深
量處京職亦不爲過然亦間多外補謂官吏部者不
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內閣尤政本所關
故近日所用皆 先朝輔道舊臣韜欲閣臣至三品
卽遷叅政侍郎是非 累朝優禮老臣隆重師保意
也又謂尚書侍郎改布政叅政是爲有罪者言與有

功者言與臣所未知也願陛下詳察焉上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爲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材堪布政叅政及提學副使者景加陞擢正欲其實歷民事以資聞見以備他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識內外兼用之豈可循資輕授耶七年給事中陸燾言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專重進士若舉人監生有賢能者宜取併用教職之選往時所重比來甚輕有志者多不樂就乞于教有成績者陞擢

其歲貢仍服舊規府學一年二人州二年三人縣一年一人通命坐監讀書以中選取教職王府官終身不遷有厭簿宗室之意自今乞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外尤重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實徇苟祿者之私又考察不及者類調省是薄其民而以不肖治之也宜精擇良吏優其遷擢鹽法馬政國之大計非廉幹強力者莫勝今行太僕苑馬鹽法等官銓曹甚輕其選夫官不擇人而望其修舉無是理也凡此數弊乞勅吏部盡行釐革又陳四

事日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上以其言有可采下吏部施行惟制科報罷八年。上諭閣臣以不係縣令決不得陞御史給事不爲郡守決不許超爲卿佐每三年之期將可否分別等差量爲勸示六年倍之九年加倍之又命都察院嚴戒巡按命其公舉劾秉政體必親爲按歷以稽其職之修否不許折挫凌辱如此則守命自得以重民生或可安矣詳議以聞八年吏部尚書方獻夫言任用守令之法弊有五一日遷任太輕二日遷轉太數三日旌舉不

嚴四日體貌太卑五月職守不明必深探弊源嚴加禁制庶主恩可以下流上深然之九年保定巡

撫錢如京言京畿地重請銓進士爲守令不宜濫

授歲貢上不許日前屢詔所司隨材任用不拘資

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體擢用蓋科舉國家取士

正途不可偏重茲所議似特重進士而視歲貢大輕

令人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廣及宜申明前旨

行九年南郊禮成詔曰天之立君本以爲民今天

下之廣兆民之衆爲人君者豈能人人而加之惠哉

惟在內外大小諸司得人任用而已我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猶為薦舉之例並列三途自科舉之法行尤以偏用進士為重而歲貢之法遂輕薦舉之路已盡塞矣夫三途並用材無偏重而人材有餘由是懷才抱德之士斯得顯于世非特求之文詞之徒而已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禁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有一邑缺必求進士出身者斯得推補以致人尚浮詞不修實行甚至修于家而懷于天子之庭欲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率未易得也吏

部禮部其詳考舊典具奏俾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但有真才實德不拘資格一體不次擢用庶忠義向風浮薄改行內外大小諸司各得其人以為惠民致治之本十年吏部奏曰祖宗求才圖治之法不限一途歲貢不足則求之科目科目不足則又求之薦舉夫薦舉者有人才則又取之有孝廉則舉之有儒士有秀才則舉之有賢良方正則取之懷才抱德經明行修則取之故薦舉一途比之科貢二途得才最廣三途並用然後天下之人才得以乘時並進而

野無遺賢○至其錄用○則又惟求才與位稱者用之○初
不論其出身○以爲敘遷之地○故當時號稱得人○多係
薦舉所出○奈何後來科目盛興○進士一途日重○于是
薦舉之路遂塞○歲貢之法亦輕矣○夫薦舉之途塞○則
山林之下○雖有賢士○無由進用○歲貢之法輕○則貢之
于禮部者○類多衰朽無用之人○故當事凡遇京堂方
面有缺○其勢不能他求○只得取足於進士者用之○伏
詳○詔旨切中用人偏重之弊○合令天下各府州縣
正官保有懷才抱德○或經明行修○不干名利○素爲鄉

評許可伏在岩穴者○悉聽所在有司○卽時薦舉○從本
處撫按會同布按二司覈實○然後送本部考驗○奏請
量才擢用○若有徇私濫舉○糾劾所舉之人○後有犯贓
罪者○連坐之○其舉人監生見任官員○果有才德出衆
屢經撫按官論薦○及于本部查訪相同者○不拘常格
一體陞用○京堂方面等官○以勵其餘○如此則取人之
途○旣廣○用才之法○亦均○勞於求賢○逸于得人○而雍熙
泰和之治○可計日而成矣○詔從之○三月吏部奏請
揀選舉貢監生○在部需次者○于是選授歷事舉人孫

翥阮薇等爲臺省官有差當是時上明威自柄內閣元輔部院大臣擢用不以次有不稱亦往往被重譴常謂輔臣言六部官宜慎重天下事皆所經綜宜精擇其人量才授職方稱古制已兵部以虜警請添遣大臣經畧上曰天下官有定員員有定職惟未得人舉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撫芻餉責所司令盡心經理而可矣遣畧庸滋擾何爲且虜賊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毋遣常敕吏部尚書鉉言吏部謂之天官者以百凡奉天銓量品騰賢不

肖進退廢置必當外不避怨內不避親而云也誠如是君有得人之喜民受福而庶績凝居是位者亦永有不朽之譽卿寧不思朕以此地特重不授他人而簡任卿卿宜有以報朕昨疏云大禮之人非大過不敢言此何以稱焉來歲當考察期宜勉持風裁務使功不揜罪私不害公官知警而民有賴夾持朕于不遠其自勵必毋以私勝公益重任如此而是時用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任親民練政事而諸府州縣官得入院爲侍從官又西北邊防虜任用需才詔吏

部別立選法陞遷資格凡邊方守令將應選進士舉
監酌量地方遠近取年力相應者除補無專以歲貢
援例及告選遠方者槩授各兵備守巡務擇猷品毋
以才力不及者改調其有盡心撫綏建立奇功者聽
撫按薦舉吏部參酌破格超擢焉尋又詔更定邊
方久任陞除降調例巡撫總督必六年以上始得內
轉方面知府比腹裏量減年陞級而不易其地州縣
有治效俱一體久任超擢而凡降調者量于地內詮
處不必他擬皆美政也鄭端簡有言

肅皇應乾

紹統光蒞寶極知人哲于放勳籲俊勤于神禹管
劑不遺瑕瑜並蓄慎重名器未常一歲九遷收攬人
才奚啻拔十得五亦云盛矣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
國費弗給而度支將作二曹至增納銀事例鬻官賣
爵幾同賈術加以大臣婪恣美遷隆秩往往以私賄
得通或以一二千調美缺或以七八百得與遷蓋選
局一開公輔之門如市于是時濫僭宮殿將作至
登秩司空之賤焚修方士或累爵宗伯之重而諸富
人貴游子及奸胥大猾往往竄名縈繕籍中得官無

慮數千人則當日弼贊者不能辭其咎焉。隆慶三年大學士高拱兼理吏部疏曰臣惟兵部尚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况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跌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儲。不預是以不能率得于臨時也。夫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

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于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于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郎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

政鴻臚然待次于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
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則猶稱
乏用必不然也然養材雖足以備用而勸懲不明何
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夫邊之臣涉歷沙
漠至苦寒也出人鋒鏑至艱險也百責萃于前是至
擔當也顯罰繩于后又至危懼也其爲情苦視腹親
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
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
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

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入先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
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
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
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于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
必懼于躄蹙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用之
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顧惜事一人
手更無援助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
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此其情不
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

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四年拱復。上邊方職任疏曰。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虜騎蹂踐。旣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責。非遷

責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于邊方待之旣薄。志意隨沮。又何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當爲地。擇官今邊方尤宜以賢者處之。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

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
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其有觀
望。推委以故。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
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
罰以繩之于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
邊方有賴。詔從其議。拱尋又言。廣東舊稱富饒之
地。近者民窮盜多。皆坐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
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
司由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

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旣不堪。又自
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于自棄。一也。嶺南絕徼。僻在
一隅。聲聞旣不通于四方。動靜尤難達于廟署。有司
者。苟可欺其撫按。卽無復有誰何之一也。廣乃財賦
所出。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
豔人。貪風旣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旣
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固不
可以勝劾也。彼見撫按亦莫我何。則亦以爲得計。而
無所忌憚。居者旣長惡不悛。來者亦論胥以溺。一也。

以甘于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盜賊也。若不亟處弊。將安極。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于此等充州縣正官之選。或間叅以舉人。嚴加考第。毋容雜遷。謫者得肆于民上。則地方猶可爲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請于政績有成者。特加優處。以風勵庶官。拱在部究心人才。培破資格。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拱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

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又舊例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拱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拱用。且以拱人之用耳。于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惟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于冢宰。拱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至若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

有低昂積谷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開墾等官本無明社而境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有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遷本地人皆稱便焉萬曆初置朝覲考察汰黜者以其公議僉詳故屏棄不齒若歲時因言官論糾及言事被譴者撫按官得保舉擢用又論吏部言朕奉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之今朝覲考察在邇吏部其悉心體訪各官賢否惟

以收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虛文事鄒謁剝下奉上以要浮舉者考雖優必置下等并撫按官一體論劾至二十六年科臣曹大成奏尚書孫丕揚創立掣籤之法入服其功第槩省而分東西南北則啓倖竇擇籤而定用舍予奪則闢私門宜倣會試例設南北中三等使南人掣南北人掣北中人掣中則土俗民情旣無扞格而卑官下吏又免跋涉亦云當矣乃于三者之中又各分上下斟酌才品分別議取如科貢有才望者亦令就上進士有物議者亦令就下巴而部

古今治平畧 卷十六
覆議三等未便設東西南北四等籤或有起復調簡
或值地僻缺孤或一時人浮於缺不妨于四等之中
量掣附近以通其窮而科貢考選之三名前者得與
進士同其優缺其餘舉監仍與有議進士一槩抽選
是年又 諭吏部司官近來營幹濫入源既不清流
豈能潔致選舉非人自後司員缺 令各部院掌印
官擇舉聽吏部選用吏部官員待朕親自簡用著爲
令久之吏部申明會舉之法 諭以科道不得會舉
以其職司糾劾而九卿有推舉不當者令其從實糾

正古哉

聖謨蓋慎簡有位與帝王忱恂之意同揆

迨末年稍爲倦勤章奏度閣選擢壅滯考選之命致
曠時不下吏部內閣屢煩催請以致九卿虛列州縣
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
議去者在籍者不無稍有約結之嘆于是仕風委蕪
相爲唯諾媿阿愛怙情分規避歲月間有峻節危言
者輒擯之爲立異雄奇斯弛者則鄙之爲敗常言中
其窾則苛求諸心而曰是有爲舉得其人則排誹其
類而曰是植黨至于御史出差公行請乞親昵巧猾

者趨其近且利踈遠質木者得其遠且難卽退而嘖
嘖後言置不顧以紀法之宗首變常易敘若此遇行
取採訪則先受審約分部體訪凡少有意氣不入牢
籠者一切預誣以不可知之事必使不與臺諫之選
主爵者心知其冤姑從慰之以清署清署不足而添
設之員加之于必不可添之地以故豪傑吐聲而揚
揚得意者皆私人也往巡按差滿不得携一物亦未
聞御史饋京師要人至數百金者後遂循以爲常至
各差互相問遺而歸舟之一書悉滿靡之金寶此外

薦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候復 命有候入 覲有饋
出訪單有饋爲郡縣者日經營奔走之不服而欲無
濫取于民守清白之規此勢之所必無也大槩惟風
紀銓衡之司未盡公平故是非混淆賢不肖倒置如
此釐而正之是有望于今日合而論之 國家用人
之途蓋三變云往在 洪 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
所長自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 宣
正 成 弘文教大興士品乃定大僚鉅任多出制
科之選而負奇韞珍者亦間緣他途以起時蓋有其

格而未嘗定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貢科起者，卽有長才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論才者觀初制之如彼，而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學之見，恢登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爲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我朝令甲郡國吏受雌黃于監司，而御史臺督察舉刺之固，廟廊所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

監司御史臺旣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見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力者，不則夸毗而善爲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營職，固親媚于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爲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若天下之士，厄于置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卽偃僕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輟挂吏議。國家之

于士非薄也。以科興者受郡邑，以貢興者受子弟，假令與乘田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奈何薄之耶？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且不自重，何以令上重？邪？愚故曰：下亦過。天下之人，既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民弊，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是梯僞也。國家闢三途之典，刺舉者藉以榮其私，是借實也。愚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論薦務直致其情，而實徵其迹，受若職而怠。

若事雖制科有不赦之事，居其位而業其官，卽舉貢有異常之擢，而其不然者，非惟罪其人，且并罪其所舉之人。則有司不敢庇其私，而所舉足以當于用，亦勵世磨俗之道也。然猶有說焉。國初著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群入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科相參，此與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待資至者，直傳舍耳。甚者掛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而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科制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

其進。上意固云吾以是羅天下士奈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反之必格而不行。勢固有然。無足怪者。至陞轉之資。則國初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臺諫拂其違。責郡縣以六事。而按察使糾其濫。自大夫而下。必三考乃進。二階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卽冗官固鮮已。自宣德迄今。額外添設奚啻累百。不督之勤功。而爲之分責。不已謬乎。况入仕之途不清。而多彙進之人。經久之計。恬不動于內。而懷速化之望。天下皆是也。官添則缺廣。缺廣則易轉。倖

門一啓。居亡固志。事至借限。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讓過。是以士節不勵。獄要不結。集其文案。可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蚩翅。夫一人而收十羊。則職一羊。而用二牧。則騫孔子譏官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良有以也。中朝官冗濫。未論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縣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府精其成。省臬可逸矣。省臬之職。別勤情。覈廉貪。予能而翼鈍者也。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勢難搏。則省臬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

銜皆高坐司署止以文移相維屬吏不奉談議民不聞姓名不亦闕乎且邇年小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覲而心愈益貪夫土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苦代亟文中子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教雖曰善治末由也矣古治朝遼闊未論論近事國初臺省不甚通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久則入中臺爲左右都知

府久則陞布政使若參議又久則爲部侍故繩糾者諳法令而牧循者練治體今臺省大通矣又爲小轉法春爲知府或僉事于南迨秋則副使矣又參議于北又春則參政憲使馳騫于東西矣其進士科知縣事者率三歲而擢惟下僚以資格限者乃積歲不遷卽行能高不振夫遷代如是其亟也彼其視地方之涓弊若過傳頽圯之更于前視生民之困苦若駟馬肥瘠之經于目也卽善政美意未效而去誰適爲治昔唐虞以來立賢無方徃徃有自下僚超上位者士

或起布衣卽卿相何資格之拘。蘇雖方命尚曰試可。過或在辟尚曰議能何苛細之責。拘資格責苛細未。有能久者也。官不久任雖堯舜莫治。今持議之臣孰。不曰久任然而任竟不能久者其故何也。愚以爲咎。在此二者。今內外官循資而陞其等級太繁。等級繁。則歲歷不給其勢固不能久。又資及矣。或有人而無。其缺勢且逼上。資未及。或有缺而無其人。勢且速下。其勢亦不能久。故官者如乘傳。官人者如行籌。是以。官。徇。人。非。爲。官。擇。人。者。也。人各有所長。全才者寡。每。

事盡善。雖堯舜猶或難之。而今以苛責于人。舉一事。未見端緒。彈糾之臣。伺察之吏。已交目而視其後。故。其勢亦不能久。是必不責苛細。不拘資格。然後久任。之法可得而議也。夫久任者在超遷。而責効者務持。體。祖宗朝仕者。誠知其人。或先超遷而後久任。以。大厲其氣。誠善其政。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大慰其。心。夫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不負其前。之淹頃者。臺諫以風聞言事。自大臣以下。毛拾細。過。攘袂奮擊。卽老成長厚者。方且重足屏息。噤不得施。

用深計未效而指摘已及。朞月未報而程督遽加。何况州郡之吏得假便宜寬大法紆徐以俟其成安位而行其志乎。如此而議久任是猶冀車之安行而策其駟也。故持大體而後可以責實效無責備而後任可久矣。然竊又有惑者。今之議久任是而其所以久任者非也。何則。內官莫要于九卿外官莫要于郡縣之長都鄙之師故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煩治劇者宜久控扼要衝者宜久。今則不然文學侍從之臣獨久鮮有出試吏事者。此輔弼所儲猶有說也。至

于中書舍人獨久而部屬或否。王府長史獨久而郡學或否。文學博士獨久而守邊將領或否。又京朝官獨久而外官則否。此所謂舛也。夫銜清秩美官人者之所恡也。則以恡而久。地間職散官人者之所忽也。則以忽而久。至于任事親民關利害係輕重當劇處要衝則人多厭苦規避覬于速遷。官人者以官狗人不為官擇人。顧宜久而反不能久不謂之舛可乎。太祖繼天立極官制損益虞周所到任須知令遵守下恤民。敕頒諸臣職掌醒貪簡要錄定為三年初

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例當其時內外一體遞相流
轉勞佚適均非畸輕重如答祿與權僉事也得補修
撰趙瑁知府也召爲左諭德葛鈞之學士也由訓導
興陳敬之吏侍王佐之侍講也由知縣起才宜外補
卽編修翰學可以藩叅御史法當內遷卽都事知府
可以戶禮侍郎馮堅典史也一朝而僉都不爲驟貴
周丹新化丞也旣晉而復還特順民情以故官無離
局無冗員朝不廢常民用寧宇蓋泱泱乎大備也哉
延至 建文 永樂以及 熙 宣率由斯道久任

之臣史不絕書 弘 正而後濶矣夫仕者不期有
成猥談速化銓者虞其冗滯無俟積勞何以厝天下
于登平也 嘉靖中御史楊順請復舊制特倦倦閣

學士徐階曰政以時異事以勢殊茲欲盡復九年之
舊恐未易行第令非有資望者毋輒議遷非有大不
得已者毋輒議調則通變道得而久任意存今之取
吏夫畧因之蓋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寢不如 國
初何也則似久而實未常久遷而實未常超也夫群
天下吏莫急于守令藩臬爲撫撫按爲尊綦羅星列

以翼戴。天子可謂盛矣。董子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宣化者也。國家爲民擇官，乃官爲身。擇便一遇凋瘵，不數月期轉調去耳。盤錯謂何？且先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留事例，適年以來軍民詰闕保留者幾人，增秩超陞者幾人。前是孫丕揚薦二守臣補少卿，稱空谷足音焉。近西平丞王藻署遂平，有聲百姓願保爲縣，正駁之者慮尾大不掉，竊聞民爲邦本，奈何目爲尾乎？昔學士陳以勤常議郡縣翫慢貪殘，數月覺露卽繩以峻法，其官箴不失，未有卓

越可見者。三年定去，留其潔已愛民善政在人耳目者，及大計撫按疏聞部核不謬，請褒如例。論凡久任率以六朞爲期，一體超陞，至于民心至公，原不容強有保留，保留者覈實陞留。夫然則爲官者不屑瑟於旦暮，可稱之功而期于久道化成，不以簿書期會爲彌縫，而以深仁厚澤爲固結，天下多賢守令矣。其在藩臬職司鈐轄觀察一方，或總理于內，或分理于外，體統綱維所係甚切，陞遷太驟亦不免草率爲弊。滋多昔胡世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稱職者宜留，又

任遷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布按二司宜照弘治以前例遷陞副副陞使使陞左藩議陞政政陞右藩不必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一虛曠歲月至分巡僉事初制九年改道後因屢改官不省事民不畏官剗弊注而誰何今宜于考滿日方許改道仍覈其治狀爲殿最其兵備提學推才力相應者先陞僉後加副勿移地方令久任專制責其成功年深勞著者提學陞少卿祭酒兵備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

者就行調降毋姑息如是則藩臬皆稱其職而屏翰固紀綱振矣其在巡撫宣德意布詔條蒞官固圉職司最重必歷年久故家視國子視民殊勛烏奕脫建鈴未幾謬膺拜書無論送往事居百姓苦之縱抱忠節負才猷設施安可竟乎何孟春疏云巡撫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畱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更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煖而座已非故欲行久任

于外宜從巡撫始擇之于先又之于後賜予以示
褒削奪以示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于地方有宏裨
也若乃邊疆之臣鎖鑰所寄保障尤不可一日乏人
倘屈指瓜期郵傳官舍虜情未諗其虛實地方誰關
其利害盛時選日惟無久任是以無固志惟無固志
是以無實功故各邊有司亦以三年兩考比內地加
等優遷有出奇料敵者以軍功陞用若才可當大任
卽昇以兵備巡撫仍筦事如舊督撫歷邊九年忠猷
顯著卽入補冢宰登端揆示優酬則邊才可用邊効

可臻長城固于覆孟已若乃河堤之使非眇小也以
暫任之河臣荷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
纔去而事復敗矣昔周忱宋禮皆經營數十年功施
到今則久任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後也或者曰
合天下之官而皆久任也則新進者孰與除授停缺
者孰與填補得無有窒礙難行者乎是不然按今仕
版京堂官約一百二十餘京司官約五百方面官約
四百進士候選者三年約三百進士爲州縣正府佐
及舉人官陞京司者約二百三年之間共約一千五

百員歲准其益數計合消一百餘員以一千五百人
歲得廢黜亡故百餘消息之數亦自然之勢也復慮
才湧官無以居之不爲久任長便之法或數轉以申
情或稍謫以騰缺或添注增設以䟽任而士無固志
雖欲痛裁奔競不能噫斯確論也况所謂久任者又
非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風勵其餘而已夫
士自選舉而來豈其不賢特患其賢而弗克終也今
歲一舉刺三歲一點陟而要之有終某清某慎某勤
曉然知實跡所在而非搏影憑虛尤必親試面覆再

三咨詢使久者皆當其才而不才者一日濫竽不可
得又安能久忝在此位也夫考之仕版旣可以盈補
虛而伸縮任其通融嚴之黜陟又可以黜待陟而選
銓何至冗踏安患其窒礙難行也哉抑又有說焉超
擢所以濟久任也其治行高等者吾超擢焉旣超矣
而又任繼之其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旣久任矣而
超遷繼之至中才之士淹歷日久亦必計其年勞而
擢之三者均齊則人心整一安意所事而後可以久
任也嘗觀我太祖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

其宜若委重于輕是以袷桶爲梁棟委小于大是以
鍾庾盛斗筭服斯言也則今所謂久任者又當隨才
器使宜簡宜繁宜邊宜腹然後得以展布所長無苦
其所不足而任亦可久矣陳建云久任與超遷相爲
流通補助愚謂精超擢均資敘知人善任又久任超
遷之一補助也慎斯以往治與虞周比隆可矣卽天
道久昭何以加焉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六

終

